



趙魏奪中山







孫臏下山服袁達



王敦破牌薦孫子







無益文獻策



孫龐排陣賭齊魏





商鞅于秦建功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  
起自周

按先儒史記列傳

雲間陳繼儒校正

叙列國傳下卷曰九卷以上演左氏春秋傳記之  
義其事則說五霸十卷以下因呂氏史記詳節之  
規其事則說七雄七雄者秦齊燕趙魏韓楚是也  
當是時列國猶存者如宋如魯如衛如鄭比比尚  
多猶獨以七雄為說者何也蓋是時兵甲地土七  
國為最攻戰併吞七國為上其他小國盡聽七國  
號令而已故以七國之事為正

則因而引之否則不能全舉其後小國滅亡或不  
能引者則亦置而不取况當時尚有周王在上然  
其政令無權事不相干故畧而不悉但是有事干  
於七國當引之處則出某王而已余恐觀者或責  
備於其中所以告明於首幸鑑

威烈王初封韓趙魏

話說魏斯征魯班師韓虔趙藉出迎歸府謀曰魯已  
服齊篡晉之事可舉可就本月望日廢逐晉侯三分  
其地各自稱侯號國翟璜進曰凡事必須先立其本  
其本既立後難奪搖當今諸侯雖有吞併亦未尚有

日就  
地

臣自敢顯然逐君爲侯者公等欲圖大事理合具  
表載寶上請周天子聖旨賜土封侯則名正言順上  
可朝賀天子下可同盟列國不然則篡弑之舉根本  
不立天子倘令諸侯連兵問罪誠以一晉之地能當  
列國之兵乎三卿笑曰先生之言雖是爭奈晉與周  
同宗之國安肯奪宗國而封異姓乎璜曰昔者秦之  
先祖嬴非子特因牧馬蕃息孝王尚且列土以封之  
及至平王駕臨關西之地悉弃於秦况三卿爲晉之  
功臣焉有不說之義三卿善之卽具表章以重寶遣  
璜入周請旨璜乘夜行至洛陽入見天子時周威烈



王托位覽罷表文叱璜曰三卿與田氏皆齊晉之臣  
焉敢請首自立為侯璜對曰武王克商大封親族功  
臣使其各主本地以貢方物今晉衰微齊國奄弱皆  
不能統率生民以供王貢向使晉無三卿維持齊無  
田氏羽翼則為秦楚所併久矣又焉得至于今陛下  
宜列二國之土而賜四家為侯使其匡扶周室以制  
秦楚則非惟四家之幸是亦周室之幸也當時諸侯  
強僭天子無權威烈王被翟璜說動一遍即受寶物  
降詔遣使賜三卿田氏各升侯位國以原封為號辟  
如封趙則國號趙是也

會盟吊賀皆得交通于列國

大阿  
朝拜

齊晉  
鍾虞  
非物

齊璜謝恩歸國却說使者賞詔封田和為諸侯田和  
謝恩已畢即以天子詔書率群臣發齊康公遷於海  
濱使建田氏宗廟郊天祭地登大位代姜氏而為齊  
侯後為田氏齊也姜氏齊自太公呂尚受封之後田  
和乃陳公子陳完奔齊田和即位是為齊太公大宴  
群臣遣使告知列國又遣使入謝三晉當時王使封  
趙藉為趙國侯都邯鄲邯鄲即今北京廣平府韓虔  
為韓國侯都宜陽宜陽即今河南府魏斯為魏國侯  
都大梁大梁即今開封府三卿謝恩已畢即日廢晉  
靖公為庶人三分其地晉自唐叔虞受地二十九世

至是其國遂下變為韓趙魏三國也各登侯位立宗

廟祭天地遣使入謝天子及聘隣國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春正月也

東屏先生讀史至此亦有一絕以嘆周綱蕩然云

衰周上係一王尊 名器誰將假橫門

威烈自愚貪寶玩 蒼姬去事復何論

三國之君惟魏文侯即魏斯賢而愛士拜卜子夏孔

齊也為師與田子方段干木為友以李克

翟璜為謀主以吳起樂羊西門豹為將當時三國封

侯列國皆來聘賀獨中山在真定府侯不至文侯謂

曰寡人受天子列土封侯雖秦楚大國尚行聘

賀中山侯又何欺俺太甚獨不行禮入賀孤欲發兵

征討以示國威卿等誰敢引兵出征翟璜奏曰臣舉

一人智謀出類勇力超群右將軍樂羊是也文侯曰

樂羊智勇雖備爭奈其子在中山侯幕下為將父子

相疑焉能成事樂羊出班奏曰圖王霸業各為其主

焉有父子相疑之事乎主公若許臣出征愿立軍令

狀為約不能掃盡中山使其甘心服罪誓不回軍文

侯壯其言即拜其為元帥令西門豹為先鋒大發精

兵五萬與伐中山樂羊奏曰中山在趙之東必先假



道於趙然後方可興師文侯修書遣李克往趙假道  
李克受命逕投邯鄲見烈侯趙籍也呈上文書告明  
事故趙侯令克暫退容與群臣商議克出趙侯謂群  
下曰中山在吾境東今魏將伐之孤欲不許卿等評  
議何如右大夫趙利曰用兵攻中山者魏也安坐得  
中山者趙也主公又何不許趙侯曰何謂也利曰中  
山在吾界東魏雖攻而不能取必為我趙所得許之  
是也趙侯聽利之言許李克復命李克還告文侯文  
侯大悅即令樂羊出師大兵過邯鄲直抵中山五十  
里下寨畢竟後事如何

批 互 六 攻 擊

趙烈爭奪中山

龍子  
羊開

中山侯聞知大驚即令堅守城池部將邳如龍出曰  
魏兵遠侵吾界豈可拒而不出臣愿得五千兵必擒  
樂羊建功中山侯與兵五千如龍領兵直攻樂羊大  
寨樂羊披掛迎敵數合不分勝敗西門豹拍馬夾攻  
如龍力乏敗走魏兵大喊追至城下斬却如龍將中  
山城重圍三匝朝夕攻打城中糧多百姓堅守不出  
樂羊攻至一年不下魏之文武有妬樂羊者告文侯  
曰樂羊智勇雙全攻一中山延至二載而不克今不  
速召班師必然生變於外交侯不從但遣使督樂羊

明間

火連攻城樂羊得詔即日仗劍親自勒馬立於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城中木石將盡中山侯驚忙無措謀士荀耿曰樂舒樂羊之子在朝大王可綁舒於城下挾其父子之情樂羊不忍其子受誅必然退兵中山侯善其計卽召樂舒曰爾父若困中山爾可往城上說退父兵復官重賞倘若魏兵不退必先斬汝然後鼓兵出戰樂舒卽脫衣受綁與五六刀手押從城上大呌父親救命魏兵忙報於樂羊樂羊視之大罵不肖父子各爲其主汝旣不能致死尚敢向前來挾我乎架滿弓弦望樂舒左目射之樂舒叫屈下城

頑以  
勞向  
重清

中山侯曰吾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臣死大王自謀戰守中山侯曰此非卿罪焉可妄殺孤卽具表出降免致生靈受苦荀耿曰樂羊亦人也豈有不忍父子之情哉請斬樂舒煮爲肉羹進于樂羊樂羊不食此羹必有忍愛之心其兵不日當退倘若食此子羹其心殘忍必然不肯解圍然後出降未晚中山侯令斬却樂舒煮成肉羹遣使者送至樂羊帳下樂羊受之乃肉羹也大罵匹夫醜吾之子挾吾退兵吾何不食乃盡食其羹斬却來使督令三軍攻城中山侯聞知恐懼曰樂羊旣忍心食子豈有退兵之

中山  
幕將



意遂入後宮自縊而死群臣卽開城出降樂羊留兵五千以守其地擄其寶物而還文侯親迎入朝勞曰將軍爲國建功而喪子實孤之過也卽設宴以議伐中山之功李克進曰中山在趙之界內今雖伐之而不置主守久後必爲趙國侵奪徒費財力大王速置中山主守然後方可議賞文侯曰然卽封太子名擊爲中山公以田文魏斯贊爲相與兵五千卽日赴任文侯謂群臣曰寡人初立魏國便得中山卿等以孤爲何如群臣皆頓首曰仁智之君也忽左班一人揚聲出曰大王得一中山不封與弟而封其子何謂仁

臣

從諫  
若轉

不衆視之乃下大夫任座也文侯大怒欲誅任座任座趨出程璜曰大王誠仁智之主何怪任座而欲誅之文侯曰任座諫寡人之短焉得爲仁智璜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向任座之直乃大王仁智所激也文侯大悅卽便降階親迎任座封爲上大夫又謂李克曰先生嘗爲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寡人初立秦楚強橫吾欲拜一大才者爲良相先生何不爲我荐拔一人乎李克曰知臣莫如君君審其人平日交游何如卽可爲相臣焉能荐拔文侯曰然則魏成可也卽拜魏成爲相國樂羊爲鎮魏大將軍吳起爲西河

守西河郡今山西分州是也西門豹為鄴郡守鄴郡

今河南南臨潼縣其餘文武各進一級群臣謝出朝

却說太子與魏斯養住中山赴任行至邯鄲忽然金

鼓震天一簇人馬儻住去路魏擊太子之名問曰汝

何人也敢阻吾道為首一員大將厲聲進曰吾乃趙

國大夫趙利也吾主以中山乃趙國疆界之地爾君

何得無故侵奪今日速退萬事俱休必往守中山定

教一命不存魏擊大怒拍馬直取趙利趙利戰至五

合以上抽馬走入趙城魏擊勒馬連追謀士田文忙

諫曰吾兵深入趙地不可交戰速宜抽兵啟奏父王

叔事  
有情

步武  
可別

又卜定奪魏擊不從令攻趙城趙侯夏不出戰止

閉不出及延過數月使者賫遺詔言魏侯已死群臣

請太子歸嗣大位魏擊得遺詔放聲大哭田文曰不

宜號哭以引趙兵只宜掩旗息鼓密密從夜班師魏

擊然之留數十弱軍虛張旗幟詐鳴金鼓大兵遂從

是夜逃歸群臣出郊迎擊入朝即位是為武侯武侯

謂群臣曰國家初得中山而趙人占之孤欲興兵恢

復方可滿却先人之志卿等誰敢引兵前進翟璜曰

欲伐趙而取中山非吳起不可為師武侯即率大兵

十五萬直抵西河命吳起伐趙吳起得詔具樓船迎



接於西河界口武侯登舟至中流四顧山擁水逸乃謂群下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王鍾進曰此魏國之雄霸王之業也吳起對曰霸王之業在德政之隆不在山河之險主公不修德政而徒恃山河之險則舟中之亦皆敵國也武侯起謝曰善哉大兵遂登岸入城議論伐趙田文曰趙乃三晉同封之國今為數十里地而傷舊好必然見笑於隣國大兵屯于井陘臣請入趙說其利害必割中山歸魏但趙不從然後交鋒未晚武侯曰善即令吳起將兵屯于井陘再遣田文入趙田文與數從者入趙趙侯問曰大夫

作好

遠臨敝邑有何教諭文曰寡君以趙魏為弟兄之國

不忍相傷中山不服敝邑征之兵疲糧盡今大王據而不割入魏豈欲與弟兄結怨乎趙侯曰中山在吾封疆之內魏侯無故侵伐我界焉謂我結怨于兄弟耶田文曰當今諸侯東齊西秦北燕南楚地方數千餘里尚且強橫吞併韓趙魏相共止有一晉之地而中山近燕今日不征他日必為燕邦所併大王焉得為魏犯趙界乎且秦楚見吾三家滅晉久有吞噬之意公等合宜自相親睦繕甲利兵以制秦楚且不暇又何自相攻擊而取亡乎趙侯慌忙降階長揖曰使

能令

無大夫明教則寡人幾至靖怨于隣國也然則今日  
備禦之計何者爲先大夫不吝金石之教是亦三國  
之幸也田文曰依臣之見大王宜將中山還魏交聘  
往來議立盟誓自今外國攻趙則韓魏相救攻魏則  
趙韓相護如此則三邦連勢威服列國秦楚雖暴何  
足惧哉趙侯大悅卽割中山疆界與文遣使叩謝魏侯  
吳起棄魏死於楚

田文歸至井陘以地界獻與武侯又將趙侯愿相結  
盟之事報知武侯大喜卽時遣使報聘大軍班師東  
歸以田文之功爲第一拜爲上卿吳起自負雄才不

三事  
公案

得爲相乃謂文曰吾有披堅執銳汗馬之勞而不得  
居相位子徒以口舌說復中山之地便居大位魏侯  
何其不明之甚耶田文又以起此言告知魏侯魏侯  
曰吳起何爲出此怨言田文曰吳起爲人殘忍刻薄  
曾受業於曾參母歿而不奔喪故曾子拒而不納及  
歸於魯殺妻求將魯人疑之故又背魯降魏今又怒  
怨大王王不早圖必爲國患武侯然之謀待吳起入  
朝擒而殺之吳起聞知卽從是夜單騎走入于楚田  
文忙告武侯曰起若奔楚則必用兵攻魏速遣大將  
追而斬之武侯令王鍾引輕騎追起王鍾追及江邊



離間  
骨肉

則吳起已渡河矣抽兵復命武侯曰然則若何田文曰必遣使將吳起之過密告楚之宗族使其自相猜忌吳起必死于楚武侯卽錄其過遣使入楚當時吳起走入荊州楚悼王聞其智勇俱全親自迎接入朝問曰久聞將軍名譽今日幸得承教將軍請展謨謀與孤富國強兵則亦孤之愿也吳起頓首曰臣乃亡國之將不足談智然承大王賜問不敢有違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合宜世伯諸侯今乃服屈於晉又敗于吳非是兵甲不利米粟不多皆由公族食祿太重自相弄權所致也王如削奪宗族之權減其

爵祿使其不得干預朝政則國內重而外威可拒矣

王曰然將與群臣商議奪宗族之權於是悼王之叔

沈懋春沈諸梁之子聞知召諸昆弟正欲上表訴不

可奪公族之祿會魏武侯遣人迺書至茂春視之乃

錄吳起之過簡遂入奏楚王曰臣聞國家有公族譬

猶樹有枝葉也枝葉不繁其樹必枯百足之虫至死

不休以其扶者衆也今大王聽吳起讒言而欲削奪

公族之祿何其愚也吳起衛人也受業於曾參之門

不奔父母之喪故曾子絕之及降魯國又殺妻以求

將故魯君去之今又背魏歸楚妄進讒言離我宗族

大王不可深信悼王大怒曰吳起有經邦大策魯魏不能任用故其獻與寡人將欲雄霸荆襄而强大南楚爾等不肯削祿必欲奪大謀而反耶茂春恐懼出朝吳起謂悼王曰事機不密其禍先洩今公族不肯削祿明日必然作亂大王火速發兵處置悼王然之正欲發兵忽然納喊連天近臣奏公孫茂春率宗族作亂大兵殺至朝聖門悼王急召吳起吳起奪武士儀仗力敵茂春殺歿數十小卒茂春之子米騮架弓射中吳起吳起倒翻殿前米騮近前斬之悼王走入後宮茂春追及刺於宮掖遂率群臣立悼王之子卽

天賦

後人為肅王 後人有詩嘆吳起曰

術抱姜公經濟策

才追孫武俊豪名

只緣殘忍非忠孝

致使經營不保身

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殺妻求將豈人心

毋沒如何喪不臨

詩咏關關忘返哺

哀哉此輩不如禽

武成王廟吳起讚曰

兵盡其法

士盡其力

西河建功

魏侯守國

無以恃險

弗如在德

致君一言

干戈乃息

兵法中大

差日



吳起為人好色而貪然至用兵則臥不設席行不  
騎乘凡有甘苦輒與士卒同分故得人之懽心而  
與孫武齊名然其喪母不哀殺妻求將皆由殘忍  
貪得而致遂至不能以保其身悲夫

貪之  
一字  
確當

肅王卽位謂群臣曰先王無大過咎而茂春妄行篡  
弑不斬何以彰罪遂收茂春米驢及相同作亂者七  
十餘人盡斬于市又錄其子孫各復原爵曰有罪者  
我不寬其刑無辜者焉可廢其爵於是滿朝文武及  
宗族百姓皆懼其威而感其德王又曰吾楚素號伯

便得  
休

國焉能束手以聽他人約束乎大夫屈華曰當今諸  
侯田氏新代姜氏而有齊國僭稱王號不可不伐王  
若復伯必先伐齊王曰善卽召屈華招兵蓄糧以備  
出征畢竟如何 因以威並用條个彩主

齊威王正國朝周

早有人報知齊威王 田和之孫僭稱王自齊威王始

威王初立國中軍民尚未安政事未治聞楚將起兵  
來伐問群臣誰敢治兵出守臣下無一敢對威王大  
怒左大夫鄒忌奏曰大王高爵重祿以養群臣一旦  
國家有急無一出班任事者皆由刑賞不施以致群

朝奉

下朦朧貪位而已大王必先考察在朝文武得失賢者用之不肖者黜之又遣使臣遍訪外郡官員臧否召其入朝有功則賞失職則罰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既正大王何憂無人出敵乎威王大悅下詔令群臣各修本職期在三日之後考文演武以定賞罰又遣使者遍訪外郡官員得失經數月間在朝文武各遵約束無一不能之士威王大悅即宣各郡主守官員不拘大小皆要入朝考功獻績不數日東齊管下七十五城官員皆入營丘朝見已畢序班以俟考問威王即令殿前列兩行校刀手扇五口大油鍋然後

實罰  
一清

逐一考較及考至即墨即今膠州縣是也召其大夫宋尚賢曰自汝居守即墨以來群臣有謗汝不能者甚多然吾密遣使臣察汝之政則田野闢人民富足官事清閑東方寧靖此汝敬守本職不以金帛賄吾左右所以謗汝者多也遂將即墨城中萬戶以封尚賢以其平日謗尚賢者二人烹于油鍋又召阿邑大夫即今東阿縣毛軾曰自子居守阿邑以來群臣有譽汝賢能者甚多吾密遣使者察汝之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楚魏屢侵疆界汝不能取有曠本職此汝以金帛賄吾左右所以譽者多也即令將毛軾



及平日所譽者皆烹之舉朝文武股慄失色曰主上  
賢明吾等焉敢不敬執事於是威王罰數十不肖之  
臣大設筵宴封鄒忌為太師段干綸為大司馬檀舒  
守南城田盼守高唐即在東昌府黔夫守徐州即今  
在南京張丑總督內政種首巡綽皇城即日發兵伐  
**楚**淳于髡曰昔者齊桓公能霸諸侯者以其尊**周**故  
也當今諸侯強鴛不知朝**周**大王誠能率三晉韓趙  
魏之君之君入朝天子則大義堂堂而桓公之業可  
續矣威王大喜即遣使者約三晉之君會獵于郊使  
者星夜投告三國時魏武侯已死其子名瑩初立僭

天題  
日

稱為王

即魏惠王

即會趙成侯韓昭侯至郊時威王

亦與數文武先至迎接相見聚樽而坐獻酬已畢魏

王謂**齊**王曰大王期會孤等莫非欲續開寶之會耶

**齊**王曰寡人此會公等欲入**周**朝王非聞寶也然亦

邦微地淺無足為寶魏王曰寡人敝國雖小然有光

明寶珠十枚黑夜出行置珠於車前後數百步光輝

如晝**齊**乃千乘之國豈無寶乎**齊**王辭曰寡人雖無

大寶然有四件小寶與大王者不同**魏**王曰何寶也

**齊**王曰孤有檀舒田盼黔夫種首四臣出鎮外邦**秦**

**楚**不敢加兵於**齊**此寶可照千里豈特數百步而已

四臣  
聖學子

此平川自志傳

卷

七

哉(韓昭王起曰然則魏王所寶者明珠齊王所寶者賢臣所以二公之寶不同也魏王滿面羞慚心下含怨宴罷齊王欲率三晉朝周魏王被齊王面辱乃佯推有疾不往齊王亦不強行自與韓趙二君入周不在話下且說魏王歸國謂群臣曰齊王辱孤太甚孤欲親征與其較一雌雄卿等有何良策試為我獻之大夫公孫座奏曰齊有四賢臣兼以田勝田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伐必得善用兵者運籌決策方可興兵魏王降詔問國中有能荐一賢士者封其萬戶忽皆下一人進曰大王欲掃強齊必待臣荐一

人可為主帥眾視之乃陳留人氏下大未徐甲也臣不知所荐者畢竟是誰 **大梁象然三府**

**魏徵龐涓下雲夢**

王曰卿所舉者何人也甲曰大梁城東龐衡之子龐

涓者現在洛陽水簾洞鬼谷子處學業三年 雲夢山

小簾洞在河南汝州鬼谷子姓王汝州西南世居清溪鬼谷記世傳晉平公時人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不老匿谷因號鬼谷子當時名士如孫臏張儀蘇秦皆投學焉

兵機武藝為世第一大王誠能遣使請其

下山授以元帥之職則破強齊不啻如風掃浮雲矣

(魏)王從其說即令徐甲賁詔以聘龐涓徐甲領旨逕



有軒

按雲夢不在話下且說龐涓在水簾洞學業時齊國孫武之孫名臏者亦同在焉臏寬厚忠信而龐涓暴戾不仁鬼谷傳得異人三卷天書讀之能驅雷鞭電喚雨呼風見孫臏忠貞每欲授之又恐龐涓相爭故一日帶孫臏出遊行至廣成澤畔其澤亦在汝州鬼谷坐於白石之上顧謂孫臏曰二子伴遊學三年並未得聞其志今日清閑合各言出已志吾方可因人授業孫臏拱手向前曰吾愿明王在上政治隆昌使耳不聞金戈鐵馬之喧目不見烽火烟塵之亂而臏得爲太平草木溼濡雨露以樂天年此臏之志也鬼

化

谷伴曰爾乃懷安處士不足以處當今之世龐涓大聲出曰奉一人之命握百萬之權用戰必勝用攻必取使天下諸侯雲從賓服此涓之志也鬼谷伴笑曰處戰國之時非龐生不足以成大事遂令道童擺布砂石列成陣勢召龐涓曰此戰國諸侯并吞之勢他日得志行權但依此圖征伐則列國可併爲一矣龐涓頓首曰弟子不知其術愿先生發蹤指示鬼谷曰天下地勢西北爲雄東北次之他日仗劍下山先取西北以爲建本之基然後席卷東南則天下斂手而服矣遂以兵書三卷授與龐涓龐涓拜謝引車歸洞

兩句

朝夕讀此兵書試演不倦孫子不諭其意反以鬼谷  
不以兵書教已而以教龐涓也會徐甲到洞鬼谷延  
入艸堂各叙禮畢問曰大夫何國上臣辱臨小洞有  
何教諭徐甲曰下官乃魏國大夫徐甲久聞先生高  
徒龐涓者從遊有年兵機出類今奉王詔聘召下山  
議論國家政事鬼谷大喜忙召龐涓諭曰大丈夫幼  
動其學壯行其志今本國魏王有詔召子子宜抱策  
下山匡扶社稷上不負所學下不愧所徵則丈夫之  
志足矣龐涓辭以學業未成不可任用徐甲再三勸  
諭龐涓卽辭鬼谷孫臏與徐甲下山入魏鬼谷卽以

學

二天書傳授孫子令其且之齊諸國以備諸侯

不在話下且說徐甲引龐涓至魏王魏王降

皆迎接問曰寡人處戰國之世地狹民貧屢被齊國

侵辱久仰先生名譽經國大猷幸爲寡人籌之龐涓

對曰臣雖不才然伐齊則如囊中取寶霸魏則似決

水朝東何難之有魏王大悅卽封涓爲征東大元帥

與兵二十萬謀議伐齊龐涓曰臣聞欲取左則交右

此戰國牽制諸侯之道也今強秦在魏之西見吾大

兵東伐必然乘虛而虜魏也不如卑辭厚幣遣使入

秦魏好牽制其勿動兵候在伐齊之後鼓兵西攻則

感誦



批語列國...  
秦亦可破矣魏王曰善遂問誰敢入使西秦忽一人  
摩拳擦掌自外而入曰臣愿往使衆視之乃大梁人  
氏姓朱名亥官封殿上都校尉魏王曰朱校尉使秦  
無有不可太子申曰夫使命者代宣王命而結兩國  
之好必得能言之士方且不辱君命臣觀朱亥勇有  
餘而辨不足恐非奉使之士臣舉一人乃衛人姓公  
孫名鞅卽商鞅能言善論見爲上大夫公孫座門下  
之客父王必以衛鞅同朱亥入秦庶幾不失魏國威  
儀魏王納其奏卽以金帛數車與衛鞅朱亥同使西  
秦公孫座諫曰衛鞅有大才大王當舉用於朝使其

下  
卷

同議國政必能裨補教化若遣鞅入秦必然不返焉

秦謀魏恐爲後患魏王笑曰衛鞅不過口辨之上而

已公叔以其堪處大在不亦悖乎遂不從座之諫復

詔速行二子謝恩出朝卽日西入函關當時秦孝公

名梁秦穆公十六代後承先朝遺業地廣軍盛威振

四方然中國諸侯如楚燕趙魏韓齊以秦僻在西土

俗近夷風常常不與會盟孝公問群下曰昔我穆公

修文演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狄拓地千里

天子頒賜金鼓海內諸侯咸內人貢夫何至今中國

諸侯以夷狄待秦不通盟會吾欲遍伐列國以強秦

諸侯以夷狄待秦不通盟會吾欲遍伐列國以強秦

邦卿等誰有奇策獻與寡人謀之右庶長官名耳龍左司空杜摯奏曰秦地雖廣僻在西方海內英雄豪傑皆在燕韓趙魏主公欲振霸業而服諸侯必須出榜遍招天下遊士但能出奇計以強秦者列上封官則天下豪傑皆西歸秦於是賢才衆聚必能強國孝公大喜卽出榜於邊關以招賢士畢竟如何

批 秦之伯也 豈哉  
公孫鞅徒木信

衛鞅素有大志每欲將經國奇謀獻與魏王魏王鄙而不用及是出使與朱亥行至函關見秦之招賢榜

入秦  
類

傾有化秦之意及至咸陽入見孝公獻上金帛孝公問曰魏王所遺寡人金帛何也衛鞅曰寡君以秦魏連疆久失音問故遣小臣貢至微禮聊備起居之敬而已孝公受其禮物令賜衛鞅朱亥宴於殿上朱亥爲人形容壯大其飲食猶似豺虎一舉筋食肉無遺孝公望見壯其量大乃戲之曰使臣尚能再飲乎朱亥對曰大丈夫死尚不怕何惧酒肉乎孝公再賞豚肩斗酒朱亥頃刻啖之衛鞅與秦之文武獻酌接論對答如流孝公自思得此二士必能定國次日二人入朝謝恩孝公問曰孤聞雲輔龍行風從虎生吾秦

感厚  
中物  
色



倒有  
氣節

乃霸大之國。二公皆經綸之器，倘不以魏為念，委質於秦，輔寡人以展其志，孤必封官列土，使妻三富貴，高大門閭，豈不勝為魏之下寮乎？衛鞅久有降秦之意，聞孝公之語，但俯伏不對。朱亥乃厲聲曰：「臣聞父教子孝，君教臣忠，未聞有君令臣叛者也。」明公欲臣降秦，有死而已。孝公欲嚇其降服，故不斬首，令囚朱亥于虎圈。武士即押亥入圈，圈中有二虎，見亥入圈，爭欲嚼之。亥即怒髮冲冠，揚眉睜目，大喊一聲，如雷震地，其虎咆哮數聲，遂巡遠伏。亥在圈中立一晝夜，二虎不敢近視。孝公聞知，次日取出，令其降秦。朱亥

降虎

一往用  
一快  
一害  
萬民

不存。孝公喝令斬之。大夫景監曰：「圖王爭霸，各為其主，主公豈可囚人賢使，而塞來聘之路？且臣觀衛鞅有管仲之才，主公誠能尊禮任用，一衛鞅足可定霸，何必務求朱亥？」孝公俛思良久，令取金帛厚待朱亥。亥遣歸，即拜衛鞅為左庶長。問曰：「寡人已曾揭榜文於朝外，卿既見矣，有何奇策以强大秦國者？」試為我獻之。衛鞅曰：「臣欲獻帝王之道與君。君心不行，當今海內鼎沸，群雄角立，非霸道不足強國。然非富國強兵之法，則霸道又不行矣。」孝公曰：「何為國可富而兵可強？」鞅曰：「臣聞國無定法，皆由賞罰不行，今分百姓

暴戾  
悉睚

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一家有罪。九家俱要首發。其首發者重賞。其隱匿者腰斬。百姓既不相犯。使其男務耕。女務蚕。桑多。收粟帛者。則收入官府。免其差役。其懶惰不勤者。並收其妻子。爲官奴婢。凡有征戰。不論軍民。能斬一敵人。卽賞官一級。有退一步。卽夷三族。及百姓。凡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朝自公卿以下。一人有罪。坐其妻子。此法旣行。民知務本。力農又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官府充足。民無懶惰。其富國強兵之大畧也。孝公將其條陳之法。細詳一。遍曰。卿法固善。但恐百姓溺於故習。不樂奉行耳。鞅

曰。是何言也。夫民不可與謀始。而可與樂成。今法一立。有功者。雖仇怨必賞。有罪者。雖強橫必罰。如此行過三年。秦邦不强。兵甲不盛。則鞅請其罪。孝公嘉納其策。令鞅編定法律。施行於邦內。衛鞅退。編數十餘條。呈上孝公。公令在次月朔旦施行。鞅曰。信者治國之器。今邦內百姓。世守常法。一聞新法。必有不肯奉行之者。宜先立三丈之木。於城南門。令民有能移徙於北門者。則賞金百兩。於是民知信。而奉法耳。孝公輒令立木於西門。出令定賞。百姓不知其故。皆不敢動手徙木。過三日。又出令。能徙此木於北門者。賞金五

畫一  
之策



國  
何權

百兩。百姓又不動。有一賢民者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日忽行此令。必有計議。決不失信於民。即令子孫。徙木於北門。孝公即令有司。賞以五百精金。百姓咸皆驚異。至朔旦。頒新法。百姓行至數月。皆有不便。欲相訴於朝。又恐見誅。其老者曰。主上惑衛鞅。以變法度。必不肯許。不如訴於太子。太子亦惡。轉奏朝廷。有何不可。眾皆然之。訴於太子。太子亦惡。衛鞅變亂常典。激動良民。遂令百姓循行舊典。不必拘守新律。經數月。民有罪者。十家不首。衛鞅大怒。欲斬十家之民。其民皆曰。太子令吾守舊而已。誰敢斬。

法條  
毒

吾鞅告孝公曰。法之不行。自上者撓之。今太子私結下民。擅禁新法。刑當處斬。但太子不可加刑。請治其師。傳孝公大怒。喝令黔其師傅。公子虔。太子之傳。斬其師公孫賈。黔墨刑也。公孫賈太子之師也。其訴法

之百姓。三千餘人。盡流於海濱。畿內百姓。各皆依法而行。不敢異議。衛鞅又告哀。公廢井田。方一里之田。為一井。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共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之租。以奉上。而自耕私田。而食其力。此三代之良法也。開阡陌。田間道路。南北日阡。東西日陌。謂井田。道路多。而田畝狹。開阡陌。則

道路少而田畝廣矣。更爲稅賦法。井田則借民力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民之私。田至秦廢之。而但稅其

私田。每畝稞數幾多也。孝公皆准其言行。至期年國

中富強。路無盜賊。民不安生。不在話下。

批 執之。此後亦害自身而已。

齊田忌大敗投趙

且說朱亥歸魏。俱告魏王。拘留之事。魏王大怒曰。吾

不先伐強秦。亂砍衛鞅。誓不回軍。龐涓諫曰。能屈一

時之辱。必申長久之策。齊有內患。不先齊而先秦。非

長久之計也。魏王然之。令涓調兵伐齊。龐涓點集諸

軍。以朱亥爲先鋒。大發精兵十五萬。直奔桂陵。

曹州 打戰書入齊。齊威王問群下。誰敢引兵守桂陵。

公子田勝曰。忌出班。愿往。太師鄒忌素與田忌不和。

因告齊王曰。臣聞魏用龐涓爲帥。妙算出神。田忌非

其對手。請召田盼。檀舒。田兵守可也。田忌讓鄒忌

太師。以忌非涓之對手耶。何壯敵國而小忌也。此行

遇敵。若不能生擒龐涓。盡掃魏師。愿以頭顱贖罪。齊

王壯其志。遂與精兵五萬。令守桂陵。鄒忌又曰。大王

必欲以田忌守桂陵。須令公孫開音干爲其主謀。節

制其兵。方不致敗。齊王遂命公孫開與田忌同至桂



陵二十里相對下寨田忌問用何計出戰開令哨馬探魏兵勢強弱哨馬回報魏兵老弱不滿十萬開日魏兵勢弱如此何必設計將軍可速戰數陣便能建功次日田忌披掛出陣大叫龐涓野夫何不出馬打話魏朱亥挺鎗殺出田忌問來者何人亥曰吾乃獨使西秦威伏兩虎魏將軍朱亥也田忌大罵無名匹夫非吾之對敵可令龐涓出馬朱亥大怒輪鎗直取田忌戰不數合朱亥詐作力乏佯馬北走田忌勒馬追十餘里桂陵左右鼓角齊鳴兩彪軍分道而出從馬後殺來田忌回視左徐甲右巴寧縱橫雜箭劍

羅死  
手

俱有  
鋒

戰如林田忌困於垓心不能得出田勝忙欲殺出相救公孫開受鄒忌之囑恐田忌成功故阻田勝曰宜守大寨不可輕出田勝恐失田忌不聽閉言拍馬殺入重圍時忌身帶重傷猶自奮起精神力敵三將及得田勝生力之兵馬跡相繼殺開血路巴寧截戰去路田勝奮力戰至二十餘合魏兵不退田忌拍馬共攻朱亥挺戈望田忌一刺忌卽拋盔弃甲仰翻馬下徐甲用刀便砍田勝左衝右突魏將方且不敢近前忽然東南角上一彪人馬直殺至垓心爲首一員大將打起趙將旗號原是齊公子田嬰詐扮趙兵來救

重人

也。魏將聞趙兵救齊，列開以待，斫殺田忌。田勝乘勢殺出，徐甲追上，田嬰儻住一陣。魏兵方止，朱亥收田忌，盈甲歸見龐涓。龐涓令軍士挑向齊寨，大罵索戰。田忌田嬰再欲整兵出敵，公孫開曰：「公等非龐涓之敵明矣，不如乘夜班師。」又作區處，田勝亦勸回軍。田忌不從，曰：「吾曾立誓不能捉龐涓，愿斬頭謝罪。」今損兵折將，豈可黑夜逃歸？田勝曰：「龐涓兵機奇妙，吾等非其勍敵，姑且班師，再整軍馬以決雌雄。」田嬰守桂陵，自入趙城求救。龐涓見齊軍堅閉不出，疑其有詐，乃令朝夕攻寨。公孫開謂田嬰曰：「田忌在齊，號為名

八商  
成鋒

將一戰便挫於魏，拋盔弃甲而為勇者，笑公等必欲守孤城而抗銳兵，何其愚也。田嬰曰：「吾知齊魏不敵久矣，然田忌往趙求救，吾豈可弃城而逃哉？」言未畢，魏兵寨外索戰。田嬰出馬，魏將分道殺至。田勝望見，忙出救護，戰不數合，龐涓自引大軍從寨後殺出。齊兵望風而散，田勝正欲抽兵回救大寨，魏將朱亥打入大寨四面，八方盡是魏將。田嬰弟兄肩膊相挨，拚命從東南走出。朱亥徐甲一齊趕上，忽哨馬報田忌求趙救兵，殺至龐涓，急令諸將勿追。齊兵乘此勝勢，大戰。趙兵諸將得令，一齊殺回，遇田忌領趙兵于桂



魏敵

陵之南更不札寨一鼓便戰趙將馬如龍便當先迎敵朱亥大喊一聲斬却如龍趙兵望風奔潰龐涓曰兵貴神速諸將乘夜直至邯鄲田忌引敗兵走入趙城再乞起兵趙成侯不允曰魏兵甚銳吾趙不足當抵乃遣使賞金帛與龐涓愿求退兵龐涓曰令攻城忽趙使至涓即召入問曰吾魏與趙素無仇怨今日何得助齊攻我使者曰寡君一時不察悞起助齊之兵今日損兵折將不敢妄訴聊奉勞軍之禮萬乞解圍班師龐涓曰吾不攻趙只令送出田忌方且班師使者歸告趙侯趙侯問群臣可否太子成侯之子名

是言

言曰春秋之世雖亂然無重辱公孫之禮今田忌乃齊王之弟豈可耳作魏囚臣請見魏帥以解此圍趙侯許之太子出城至魏寨龐涓延入中軍序禮而坐太子告曰吾聞王者不絕世霸者不絕功齊桓公威征強楚召陵一盟隨卽班師後世以為美談今將軍一掌魏權使屈齊兵名震當時誰不敬仰若釋田忌而旋師使天下愈稱公義豈不美哉涓曰不除田忌終為魏國之患太子曰田忌一戰便挫於魏盔甲見被將軍所奪更有何能以成大事龐涓然之取酒款待太子相辭而別龐涓即拔大兵移屯桂陵却說田

果然  
不是  
對手

說動  
味字有

勝引敗兵回見齊王齊王便欲親征鄒忌諫曰龐涓  
用兵如神故臣前諫田忌非其對手今果敗兵悞國  
大王不可親出以陷聖駕不如暫割桂陵一城遣使  
求和候在養蓄銳兵又圖報怨齊王不從群臣皆曰  
太師之言極是大王請割地遣使暫安社稷齊王不  
得已詔田駢至桂陵求和田駢領旨直投魏寨呈上  
地界請求退兵龐涓辭魏王之命不敢擅許田駢曰  
管仲齊桓之霸臣存邢立衛後世頌德豈不聞兵法  
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將軍不絕齊祀受地而  
歸則列國俱威懷德誰敢不朝于魏龐涓被田駢說

動一遍即受地界留巴寧以守桂陵即日班師  
王敖破碑薦孫子

深忌

却說趙太子歸國趙侯即將送田忌歸齊田忌曰臣  
與鄒忌不和故使公孫閑悞臣此敗無顏更入於齊  
大王不弃卑微臣愿執鞭引駕以圖報魏之仇太子  
奏曰鄒忌竊弄齊權公子田忌也實難歸國父王可  
處重任與其併力破魏侯其得勝建功然後送其返  
國可也趙侯即拜田忌為上大夫令其同聽國政不  
在話下却說龐涓得勝歸魏魏王親率群臣出城勞  
接龐涓呈上田忌盔甲併桂陵地界魏王大喜曰魏



魏虎

有龐涓將軍。如山有猛虎。列國雖雄。烽火煙塵。必不敢近吾境。遂封涓為鎮。魏飛虎大將軍。兼總內外諸軍事。令在都城建造府堂。賜其帶劍。出入龐涓謝恩。歸府。朱亥徐甲一班武將。參賀已畢。徐甲進曰。將軍受魏王隆遇。威馳天下。諸侯聞名。俱各敬服。當在府前設一大碑。刻頌大言。使列國使者至。吾魏邦見此威權。方能懾服。心志龐涓大悅。曰。徐甲之言。極稱吾意。遂書二十八字。令木工大刻於碑曰。

魏國城中一大碑。  
忽朝牙爪乘風動。

威名獨鎮列邦雄。  
天下權輿在掌中。

謂解鎮立府前。令軍吏守把。百姓將相。過其牌前。各皆下馬。城中百姓。鬼伏神驚。時魏有賢士。名尉繚者。亦鬼谷之高弟子也。能理陰陽。善達兵法。只是隱而不仕。與弟子隱於夷山。今在開封府城中。聞知龐涓

立大言牌於都城。遂問群弟子曰。龐涓之術。未及孫子。今乃不避先進。妄自尊大。傷若無人。他日孫子下山。用於鄰國。魏邦必危。吾欲破其大言。舉進孫子。汝等誰愿一往。右班一人。布袍艸履。動地談天。越席愿往。眾視之。乃衛人王敖。字溥若也。尉繚子許之。王敖即辭下山。袖藏細斧。扮為遊士。直至龐涓府前。將大

劫英

言連讀數遍卽出細斧將牌劈破高叫龐涓無名豎子馬敢妄自尊稱而欺海內無英豪耶軍吏卽欲細縛王敖王敖怒目視曰誰敢動手乃端莊容色直入府堂左右以敖之事告龐涓涓大怒曰爾何人氏敢破牌以毀吾言喝令梟首敖曰且勿動手吾聞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智者不誇能以速禍勇者則晦武以收功今足下初出大梁僥倖一收齊兵輒欲揚威耀武恐喝諸侯吾知列國能賢隱匿岩谷者一聞足下大言必然爭投秦楚以圖足下足下敢欺天下無全材乎吾乃尉繚先生之弟子王敖也吾師學於鬼

谷有同宗之義誠恐足下盛名挫于望外故進此言足下必欲見責於敖敖何敢辭言罷脫衣受戮龐涓慌忙處席迎上廳堂遂待以賓客之禮曰不聞先生明教則涓幾至自指也敢問當今賢能之士隱匿岩谷者幾人敖曰英才遍天下豈能逐一舉哉且足下與孫子同業三年自以兵機默較長短則他人可知也涓曰先生以孫子之術爲何如敖曰當今第一流人物也龐涓鼓掌大笑曰適聞先生明教有若春雷灌耳今以孫子爲當時第一則先生之言豈不謬哉敖曰何謂也涓曰吾與孫子同三年之業其賢愚智



慮吾已素知孫子為人怯懦遲鈍。昔日言志於廣成澤畔。鬼谷譏其不足以處當今之世。故以兵書授我。而不授牘。今先生甚羨孫子。不亦謬乎。敖曰。足下之料過矣。自從足下入魏以來。鬼谷以三卷天書授于孫子。孫子得之。牽雲喚雨。策電鞭雷。若使行兵演武。則草木成陣。砌石皆兵。豈吾俗機常法所能對敵。龐涓大驚曰。孫子之術。一高于此。何得視其用實。涓之幸也。敖曰。足下宜將孫子之能。荐於魏朝。使王聘其下山同僚治政。如此則魏有泰山之安。公無毫末之損。而天下諸侯必然相率貢于大梁矣。龐涓大喜。欲

不解  
懷安  
死士

起此等凶惡  
心也不至日  
損也鮮矣  
惡於下

王敖于府。敖辭入山甚急。涓即相送而別。自思欲荐孫子入魏。恐奪己權。不荐則又恐用於鄰國。不如先奏魏王。聘其下山。脫其法術。然後絕之。次日具表入朝。魏王覽罷。即遣使資禮入雲夢。以聘孫子。畢竟如何。批。玉戈被弓。逐虜。這箇人。

孫臏下山服遠達

却說孫子在水簾洞內。朝夕侍於鬼谷。講求法術。一日越席而問曰。胎息之事。神仙之術。既聞命矣。敢問兵機戰畧。其道何如。鬼谷曰。夫儒者用世。未嘗不知兵畧。然用兵之道。上達天氣。下達陣勢而已。夫天子

使与鬼谷以言

無慮

之氣內黃而外赤。征將之氣外赤而內白。反此則成凶兆矣。而陣勢之說不外遁甲變化而已。孫子曰國之興衰亦預知乎。鬼谷曰亦觀星象而已。周伯者國之瑞星。國堡者天之災星。國將與周伯黃光國將亾。天堡流墜孫子再拜受命。旦夕觀演歲月既久學術精通。鬼谷每勸其遍請諸侯。孫子辭不下山。及聞魏使賚禮物至。飄然便有就聘之志。鬼谷曰子何忘林麓之趣而入利名之場乎。孫子曰先生每令曠請諸侯。今魏王以禮相聘。先生又何說此。鬼谷曰龐涓為人暴戾。如能今其建功於魏。吾恐二子必難並立矣。

則腹几為劍也  
字之矣

龐曰彼雖暴戾如能吾必以忠信待之。馬至失善。鬼谷曰吾觀天文子之星象甚晦。吾試為子演其度數。觀其吉凶何如。孫子謝曰諾。安置使者。是夜縛一草人置孫子年庚於艸人腹內。燃動四十九盞明燈。鬼谷行法已訖。即以清水噴其草人。揮劍一斬。艸人仰臥于地。斷去十足趾。鬼谷視之曰此無大患。但防別足之災。即以錦囊秘藏一計。授孫子曰謹授此物。若龐涓有妬忌之心。事至危急則宜折此以通應變。倘若功成之後則宜拂袖歸山。孫子再拜受命。與使者下山。同數十從者。徘徊行至黑陽山下。忽然一彪草



寇塞其去路。當先兩員賊將。自稱九仙山左寨主袁達。右寨主獨孤陳是也。爾等何人。且留買路之資。孫子欠身告曰。吾乃鬼谷弟子。孫臏也。受魏王聘。召下山。囊中並無金帛。且容車馬一過。何如。袁達曰。魏王既聘。必有金帛為禮。何不擲下而去。否。吾劍無情。斬爾猶閑。但掩却鬼谷之高名。孫子大怒。口雖柔。舜推阻。口中默演法術。以手麾退。從者伴馬走入林中。袁達獨孤陳雙馬。追入深林不見。孫子頃刻天昏日暗。遍林樹木盡成將卒。金鼓振天。二將困於陣中。不知所向。孫子高叫袁達獨孤陳知吾術乎。二將迷而不

不能取人之幣帛  
下已反要取已  
之黃金身人瑞  
連柳白其尊不  
及早也

見但乞赦死。吾輩再不敢阻行。軒孫子曰。吾之路費已盡。爾等能資盤費車馬之勞。則赦爾死。二將對曰。諾。孫子即收雲徹霧。頃刻天清日朗。艸木如故。二將出林。跪獻黃金駿馬。愿送行軒。孫子受其金馬。辭其勿送。相別而去。行至碧楊橋。時天色已晚。漸投草店安歇。孫子謂使者曰。強人無信義。吾料袁達此二將今夜必然復來。爾等宜將橋邊大石擺作八堆。按作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遁甲之陣。准備捉此二賊。從者依其號令。擺列石堆。各仗短劍伏於橋左。及至三更。袁達二將果然追至。聞碧楊橋口。喊殺連天。似

露个  
手段

有兵馬迎敵之勢。不敢近前。令小卒以火暖之。則並無人馬。止有大石八堆而已。袁達驚曰。此又孫子困吾之陣矣。獨孤陳曰。吾兄何自畏怯。豈有石陣能困吾乎。遂拍馬殺過。袁達從之。及入石堆。果然四面八方殺聲復振。二將左衝右突。不能得出。孫子又高叫曰。二賊背義失信。今則難赦爾罪。喝令從者斬之。袁達二人。迷在石陣。但望空哀告。孫子本要心服二將。復令小卒從生門入。引其從。開門而出。袁達等叩頭謝曰。自今不敢冒犯先生。孫子取酒與其壓驚。令其毋得再居山寨。別作生涯。唯唯而退。次日車馬行至。

道甲

所讀  
著兵  
否

博浪城外。駟中安歇。從者喜曰。今夜可得安樂矣。孫子曰。爾等不知。此賊今夜必來。何得無憂。從者然則若何。孫子即安置衆人歇息。自于駟堂塔下。密將絆馬索縱橫布列。自剔孤燈讀書于廳堂。將半夜。賊果然接踵而至。雙騎密訪。孫子所在。只見駟門大開。四壁無人。惟見孫子孤燈讀書。二賊喜而相謂曰。匹夫此夜必死吾劍矣。遂揚聲大喊。殺入廳堂。踏入條索圈中。二將俱被細倒。手足不能起伏。孫子大罵背義賊徒。堂堂六尺之軀。不思立功垂名。顯乃甘心落州。陷害良善。自仗劍下塔。欲劈二賊之首。二賊哀



仙風  
遺書  
識鑿  
兵机

告曰先生三擒我等而不揮劍我等中心悅而誠服。從今不上山寨愿從執鞭引轡孫子曰汝等既釋前非肯從吾遊他日建功立業爲大國名將豈不勝于無名強寇哉遂釋二人之縛二將再拜愿從孫子取赤旗二面密計二帖令其各收旗帖隱于魏之荆山候在來年期會入齊二將各領旗帖出駟拆貼讀之乃令插赤旗于荆山候在明年春末夏初南風乍起卽許殺至大梁城外接應車馬二人自相懽喜卽到九仙山寨上散卒隱于荆山而去却說次日從者起見孫子曰先生昨夜果捉二賊乎孫子曰此賊果至

然發子恐嚇而去料今不來矣從者曰先生真是神機妙策誠可敬仰矣車馬遂望大梁而進

龐涓謀用孫子

孫子入魏惠王聞龐涓卽率群臣延入朝廷而勞之曰久仰尊名無由得遇今者辱屈高軒奇才妙畧愿聞明教孫子對曰臣乃齊之牧夫未達治體然受業師指教讀先祖遺書頗諳天文地理畧知虎豹龍韜今承大王威德龐涓智術加以國富兵強群臣效順王如東甌強齊北制韓趙有如拉朽權枯何難之有魏王大喜顧謂群臣曰寡人初得龐涓如得左臂及





王宣孫子入朝加封爲鎮魏大國師兼參軍務事龐涓自思孫子果有呼風喚雨手段官職又奪已權乃與徐甲謀逐孫子徐甲曰孫子既有驅雷鞭電手段將軍宜善事以傳其術然後方可逐之不然孫子一投鄰國則魏國亦危矣亥進曰將軍與孫國師有同學之義既荐入朝豈爲盛美焉可脫其術而陷其人哉龐涓大怒令斬朱亥徐甲諫曰將軍無故斬朱亥則此謀洩矣龐涓沉亥响矯稱朱亥故違軍律決杖四十黜爲庶人朱亥罷職歸家司計於徐甲徐甲恐軍中耳目漏洩乃具一計進于龐涓涓一聞

外此勅人之言內恒  
涓害志可恨可  
恨

大喜卽日請孫子會宴孫子至龐涓起而賀曰子兄一展妙術便救遍國生民誠爲可賀孫子謙謝不已飲至半酣涓曰吾兄自登雲夢三年今又入魏一載豈無故鄉之思乎孫子掩淚曰每欲歸齊省親祭祖爭奈羈于外國不能如意正此躊躇如之奈何涓曰何不上表辭歸孫子然之相辭而別次日孫子未進隣表而徐甲先奏魏王曰孫子齊人也其兵機智畧雖然高大臣察其心必有爲齊之意若不早禁他日魏歸齊悔之無及耳魏王曰孫子焉有是事言未訖孫子果然上表辭歸王曰卿入魏寡人喜而不寐

今者未展奇謀。何欲歸齊之速耶。臧曰。臣自登雲夢入魏都。已經四載。親情在念。暫欲歸省。祭祀隨卽回朝。以備僉役。魏王不許。孫子退朝。王召龐涓曰。卿荐孫子。智畧雖高。今者足跡未穩。便有歸齊之意。徐甲每奏。其通齊謀。魏寡人不信。適聞孫子果上辭歸之表。卿料虛實。何如。龐涓曰。臣察孫子忠諒。必無此意。然自數日以來。通齊書信。往來不息。但不知其何故。徐甲復奏曰。當今諸侯。吞併一才。一藝之士。亦獻本王。各爲其國。况齊乃孫臧父母之邦。又抱經國大猷。豈肯背齊而事魏乎。王曰。然則奈何。徐甲又曰。大王

在許。龐涓默察其虛實。倘孫子果有是意。卽便斬首。回報。惠王大驚曰。孫子賢人也。入魏未久。反形未彰。便欲殺之。寡人豈不得妄殺賢士之名乎。徐甲曰。孫子一弃魏歸齊。便爲齊而伐魏。今王恐而不殺。豈不

爲齊國惜寶耶。惠王沉思良久。卽令龐涓默察孫子行移。量度監禁。龐涓領旨歸家。密遣徐公明。張一桂。部五百壯士。陰埋東門城外。或齊有迎孫子動靜。卽許斬首建功。又遣心腹之士五十人。遍巡皇城內外。不在話下。却說孫子見魏王不准辭表。怏怏不樂。請涓會宴。以陶情話。涓至謂孫子曰。吾兄何爲怏怏不



家書  
抵馬

樂孫子曰。歸心似箭。而魏王不准吾表。所以不樂耳。涓曰。何不暫寄。問省之書。俟魏王意悟。復辭一表。有何不可。孫子曰。謹奉教。即修書遣僕歸齊。龐涓相辭歸宅。即召徐甲往東門。截捉孫子之僕。詐寫通齊之書。換其省問之書。入奏魏王。魏王覽罷。大罵匹夫。果有通齊伐魏之意。即詔龐涓斬孫子。回報龐涓。必入孫子之宅。佯聲大哭曰。吾兄赤心為國。不知魏王信讒。搜兄家書。言兄通齊。作反。令涓處斬。回報。想交誼情深。何忍殺兄。孫子曰。主上既以贖為作反。當趨朝訴明本心。涓止曰。主上怒威正熾。兄如入朝。則不能

象有  
齒以  
其身

保今首領吾當代。兄訴奏其枉。吾兄不必憂慮。涓即入朝奏魏王曰。孫子雖然謀反。其事未成。念臣與膾同學三年。有交誼之契。乞赦其罪。但廢其官職。削其雙足。與臣全却。朋友之義。魏王許之。龐涓頓謝。以王命告膾。孫子痛哭受刑。涓亦佯悲啼。有不忍之狀。膾曰。君必別足回報。豈可拘私恩而廢公法哉。龐涓即削膾之足趾。並其官誥。印綬。封奏回報。孫子被刑。倒於地下。從者慌忙救治。不知性命如何。

批 孫子被刑作風魔

當時孫子被刑且處龐涓之宅。自思鬼谷之言有驗。取出所遺錦囊。拆而讀曰。龐涓妬忌。必不能容事。至危迫速宜佯狂免禍。孫子卽時倒翻地下。佯作嘔吐之狀。不省人間之事。龐涓回奏魏王。歸欲挾孫子傳其天書。及至宅見孫子散髮橫臥于庭。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詢諸左右。左右曰。自刎雙足。卽中此疾。龐涓急取湯藥救涓。龐涓卽佯爲不飲。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勝。或朝出而不返。或夜卧於市巷。龐涓恐其佯狂。令左右試以酒食。密遺之。時孫子宿猪大圈中。左右詐曰。吾哀先生被刑。故進此食。孫子知是龐涓遣來。

此徐甲意也

孫子自睜睜將酒食拋于地下。乃取糞土自啖少。作於地口吐津液。狂言妄語。左右歸告龐涓。涓曰。此真中狂疾。焉能再成大事。遂令左右勿禁從其出入。一日孫子遊於城西僻道。拍手閑吟曰。

孤高百尺一株松。

蔽雲遮日觸蒼空。

枝柯茂盛乘吳楚。

根葉盤桓燕趙宮。

綠葉枝枝迎彩鳳。

青柯曲曲臥蒼龍。

若逢天地光明照。

散漫清香七國中。

有一樵夫無耳目。

手中握定無情斧。

靠崖砍倒棟樑材。

枝葉不堪蓋茅屋。



既好哭時又好笑。

日日朝朝街上呼。

淺潭三尺錦鱗魚。

誰人肯把絲綸釣。

人不採時我不採。

到處只媒天地窄。

若把困魚救出來。

敢與蛟龍爭大海。

又詩曰。

浩氣漫漫滿胸臆。

皇天何事困男兒。

世人再莫登雲夢。

雲夢學成反自迷。

水簾  
洞一  
場夢

時朱亥被廢為庶人。見孫子談笑自若。乃踵其後聽其吟咏。知其非狂。以手撫其背曰。先生得非真狂乎。孫子伴而不答。亥又曰。先生無隱。吾乃都校尉朱亥。

簡俠

也。臣諫龐涓勿害先生。故被黜為庶人。先生果中止階矣。孫子見四顧無人。忙揖亥曰。校尉念曠在困阨之中。幸垂救援。亥曰。途中耳目所聚之處。可到吾宅。以議他圖。孫子即隨亥歸家。日議謀歸計。不在話下。却說徐甲告龐涓曰。吾觀孫子行移。非真中狂將軍。不行防備。倘使一旦歸齊。終為吾患。涓曰。吾已遣徐公明張一桂先防城東。出入孫子。雖有駕雲之足。焉能脫得。吾之牢籠。徐甲曰。將軍遠見。誠非俗料能及。少頃緝探軍報。朱亥隱蔽孫贖于家。龐涓大怒。即率三千鉄甲圍遶朱亥之宅。喊捉孫子。孫子告朱亥曰。

奇門  
遁法

校尉勿得驚恐速出迎接。吾自有躲身之策。朱亥出迎。龐涓龐涓叱曰：匹夫恨吾免爾之官，欲與孫子謀反耶？朱亥正色對曰：將軍且息虎威，請搜吾宅。如有孫子，亥卽甘罰罪。龐涓卽令將士遍搜。時孫子卽演神術，牽一朶黑雲，將身蓋立于廊下。魏兵遍搜不見。龐涓曰：孫子善能演晦，令將朱亥之蒼頭仔細盡行檢點，並無隱伏。卽便抽回。但令四門堅守。朱亥送龐涓上馬回至宅，則孫子復在堂上。朱亥訪問其故。孫子曰：此鬼谷神術，非龐涓所能達也。朱亥敬服曰：先生齊人也，何不歸齊國投策于王，擄龐涓以復則足。

之恨。孫子曰：吾慮每及于此，但龐涓守禦甚嚴，難以通。亥曰：何不修書歸獻齊王，令其設計迎接先生歸國？孫子曰：書可修，何人可遞？亥曰：吾令家僕附帶。則龐涓不知禁備。孫子然之，遂作家書，令亥僕投齊。自後隱亥宅上，亥曰：吾聞龐涓頗達星象，倘觀先生之宿，未沒又來投策，此時能保無危乎？孫子曰：吾有疑涓之策，是夜在亥後園布壇作法，口含清水，望木星一噴，禱望西北一招，黑雲隨起，掩却木星。是時魏國饑荒，貧民餓死於道者無數。孫子復取餓夫之屍，別去雙足以已衣冠，加于身上，令左右密夜丟其屍。



於龐涓府外。以疑其心。却說龐涓自搜孫子以來。常夜仰觀天象。見其星宿不沒鬱鬱於懷。忽一夜又望其宿。則泯然不見。次日謂徐甲曰。吾料孫子必中惡死矣。徐甲曰。何以知之。涓以星沒之事告甲。甲曰。孫子善能牽雲布雨。豈無掩星手段。龐涓復自遲疑。忽有小軍報孫子死于府側。龐涓令徐甲驗之。果孫子也。涓卽喜曰。天滅孫子。吾復何憂。令左右收葬其屍。自是不復更疑孫子矣。却說朱亥之僕帶書投齊。見孫子之父。孫操操得書。放聲大哭。次日入朝奏齊王。王問於群下。太師鄒忌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鄰。

國大不可也。王速發兵迎轉孫子。以報桂陵之恨。孫操曰。龐涓欲陷孫子。若發兵迎接。必不得回。不如遣一有智能之士。詐稱進貢香茗。設計密載而歸。可保萬全。齊王大悅。卽令上賓淳于髡進茶於魏。畢竟後來如何。  
茗車一數子。許齊之幸。又

茶車竊孫子歸齊

淳于髡領旨帶香茗三十六車。直至大梁。入朝進上貢表。魏王大喜。卽宴淳于髡於偏殿。酒至數巡。王問曰。昔日桂陵之戰。齊國喪師折將。田忌不敢東歸。齊王亦怨寡人乎。髡對曰。大王威德著於天下。自桂陵

一戰列國賓伏寡君焉敢蓄怨如蓄怨則無此頁矣  
魏王大笑曰先生之言雖是然齊有孫子者學業雲  
夢寡人往歲曾聘下山委以國事不意其與齊通謀  
故寡人疑齊有報怨之舉髡頓首曰臣國並無此意  
大王何出此言魏王曰此已往之事孫子亦死但因  
來貢之由而問也髡辭謝出於客館是夜思設一計  
次日意欲謀見孫子而竊歸不在話下却說朱亥之  
僕得回書歸告孫子孫子諒已災星未滿不可輕動  
殆及春末夏初南風乍作乃告朱亥曰吾料救兵目  
下將至即當出城密察虛實朱亥囑其珍重行跡不

星可獲不

茶可  
是雀  
舌不

可。露洩根芽。孫子謹受相辭而出。扮為遊客。密訪細  
民言有齊使淳于髡進茶至魏。現在公館。孫子即扮  
作奴隸入見于髡。髡見其語話異眾。乃屏開左右。密  
問子非孫大夫孫操時為齊大夫之令郎乎。孫子默  
然點頭。髡曰先生何能至此。孫子具情實告。髡曰吾  
此來實奉齊王詔迎先生。吾觀魏城防禦甚嚴。先生  
何計能出。孫子曰吾聞大使進茶。會有幾車乎。髡曰  
茶車三十六輛。孫子曰三十六輛茶車何憂吾不能  
出。遂藏於茶車。出城。次日髡入朝謝。魏王欲使歸齊。  
魏王詔雁涓檢點茶車。親送齊使出城。孫子聞知即



至此而得袁達  
孤陳天只賊實於  
此如實多於  
此二人地文安  
全其生但立揮

三劍而不斬之時  
以二人之幸也  
南而車兵殺至  
憤之幸也  
至存之幸  
學子斃之幸  
及喉片以二人之  
幸也

幾為  
一桂  
搜去

披甲執旗立於第一輛車傍。扮為守勒之卒。龐涓設  
祖道儀於城之東門。淳于髡迎而戲曰。髡非奸細。何  
必檢點回車。涓笑曰。此非防公為奸細。但魏有常典。  
不拘往來車馬。皆要盤詰回報。於是涓被髡一言所  
挾。卽畧而不檢。衆車遂擁出城。髡與龐涓盡懽而別。  
行不數里。城外百姓有認得孫子者。奔告龐涓。龐涓  
不信。頃刻哨馬又報。孫子乘茶車出城。龐涓大驚。卽  
點鉄甲兵出城追趕。却說袁達獨孤陳奉孫子之令。  
隱在荆山。插赤旗於山上。終日遊望。專候南風一動。  
然後下山接應。忽然一夜風生。習習袁達次早視之。

旗飄轉南。恰與獨孤陳率兵殺至大梁城將近九十  
里。前有一起軍馬殺至。袁達手輪大斧。正馬相迎。喝  
問來者何人也。當先二將曰。我等魏將徐公明張一  
桂也。奉龐將軍之令。防禦孫子逃竄。近聞孫子已出  
城。故來追訪。爾等何來。曾見孫子否耶。袁達大怒。拍  
馬便戰。四將各持四般兵器。混戰三十餘合。未分勝  
負。淳于髡催督茶車來至。張一桂抽馬來截。袁達搶  
入公明懷心。劈落其首。張一桂正欲來搜孫子。獨孤  
陳背後便刺橫鎗落馬。淳于髡不知其故。驚流失色。  
潛入後車。袁達見茶車。打齊旗號。忙問來者有孫子

此平... 四十五

先生否耶。孫子揭帷視之。乃袁達獨孤二將也。連忙  
遙謂袁達速來救護。二將望見下馬拜伏于道曰。違  
令救遲達之罪也。孫子甚加慰勞。顧謂淳于髡曰。此  
二將乃吾下山相從之人。先年遣守荆山。以候相接  
救。吾難今日故來接應。淳于髡曰。先生誠非人間俗  
士。見識超神。雖未來禍福料定。有如符節。孫子遂謝  
又謂袁達曰。吾料龐涓必然部兵追至。汝可斷後以  
截其路。袁達卽欠身上馬曰。不斬龐涓誓不爲大丈夫。  
孫子止曰。吾觀龐涓之宿。尚未當盡。不宜斬首。汝  
有何武藝。只宜顯一手段。以服魏兵可也。袁達唯唯。

從後行至三峯山下。後面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洶湧  
殺至。袁達回視其旗。果是龐涓之號也。抖搜精神。勒  
馬迎敵。龐涓追至。見達圍睛嚼齒。豹額虎鬚。輪柄斧  
鉞橫立。三峯山下。渾似殺神把守。天關亦不敢近。但  
問前者何人。敢阻吾道。袁達高聲對曰。吾乃孫先生  
部將。袁達是也。久奉先生之令。隱伏荆山。專候接應。  
今日果然遇爾匹夫龐涓。大罵強賊。斬吾二將。不擒  
果待何日。挺鎗殺進。袁達輪斧迎敵。戰至十合。袁達  
賣一破綻。龐涓捨入懷心。欲斬袁達。袁達以斧柄打  
落涓之金盔。斬其馬足。龐涓倒翻地下。袁達喝曰。本

強將  
手下



還是  
水  
深  
象  
否

欲梟首吾誓不斬落馬之將。汝可正盃換馬，再決雌雄。龐涓慌忙上馬，獨孤陳殺進。徐甲奮力救起龐涓，望魏而逃。袁達乘勢大殺一陣，奪其器械，保却茶車而歸。將近齊城，一起壯士向前，衆驚視之。乃大夫孫臏也。孫子忙跳下車，父子相持慟哭，各訴舊情。淳于髡曰：大夫焉知至此？臏曰：先生久使於魏，吾恐小兒被難，故率家人前來保護。今賴先生維持，得全其命。佩德不負。髡曰：此大夫之福，非髡之力也。遂令士卒擺成隊伍，奏凱入城。

龐涓巫魅陷孫子。

